

报告文学集

松花江儿女

主 编 蓝春雨
副主编 徐果承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松花江儿女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松花江儿女

主 编 蓝春雨 副主编 徐果承
责任编辑 师敬学

*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印刷

*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3.625印张 3 插页 339千字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 000册

*
ISBN 7—206—00623—X

D·192 定价：5.90元

愿英模光辉大放异彩（代序言）

蓝春雨

历史是人民创造的，历史应该大书人民。

从共和国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江城上空的那一时算起，历史已整整跨过了四十个年头。正是这四十年，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，变得面貌一新，变得多姿多彩，变得富有无穷的魅力，成为了国内外令人瞩目的地方。

但这种伟大的变化并不是凭空而来，更没有上帝的些许恩赐，它是由四百万人民的辛勤劳动的汗水凝结而成的。而四百万人民的精神，又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卓越代表——英雄模范人物的身上。

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生活在全市的各条战线、各行各业之中，可以说，他们同其他干部群众一样，没有什么奇特的经历，什么显赫的身分。他们同样沐浴着这块土地上空明丽的阳光，呼吸着松花江润泽的空气，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实实在在的人。

但在他们身上，却体现了国家主人的可贵精神。

他们具有崇高远大的理想，那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，民族的兴旺，为了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。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人生只有燃烧，时时放出光彩，生命才有意义。因而他们执著地为此追求，为此拼搏，不论何种非无产阶级思潮袭来，他们始终不被诱惑，不被摇动，人生的支点总是立在崇高的理想上面，从未发生倾斜。

他们具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态度，把崇高理想的实现化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之中。他们十分明了“千里之行、始于足下”的

道理，任何伟大的目标只有通过一分一秒的奋争、一项一件的完成才能达到。因而他们无论是做工务农、还是教书经商，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看作是实现崇高理想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视工作如生命，克尽职守，竭尽全力，钻研进取，精益求精，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惊人的业绩。

他们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。时时处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，从不想个人的得失。他们勇于吃苦，肯于受累，朝朝夕夕，岁岁年年，在自己的岗位上总象春蚕吐丝一样默默地做着贡献，哪怕危难当头，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舍得献出一切，乃至鲜血和生命。

更十分可贵的是，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，他们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一切。正是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崇高的革命精神，在闪烁着耀眼的光彩。

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可爱的人民，这样可敬的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，我们这个古老的城市，这块古老的土地，才变得如此年轻，如此壮丽，如此迷人。

因而回顾吉林市四十年的奋进历史，缅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我们绝不会忘记四百万人民，更不会忘记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。特别当我们深入学习、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、正确、一以贯之地执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，向新的伟大目标进军的重要时刻，弘扬广大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——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精神，就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正基于此，在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的热情关心和指导下，我们怀着十分至诚的心情，把这一本宣传吉林市部分英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集《松花江儿女》，奉献给江城人民，愿它能象滔滔而流的松花江水，时时激荡着人们的心。

目 录

愿英模光辉大放异彩 (代序言)	蓝春雨(1)
深深的足迹	周克冰(1)
寻找,那一缕烛光	张冠吉(18)
永远的十九岁	孟 岩(33)
刻在石头上的故事	王晓晶(45)
心中有个太阳	夏小民(56)
壮志常在	宫乃良(77)
大地之子	张兴寰(93)
中国第一代建设者	魏继光(105)
闪光的轮印	孙 玺(123)
圣安东尼奥的轰动效应	蒋光宜(136)
小街一片安宁	杨咏鸣(153)
未来交响乐	师敬学(166)
追求者的身影	邱小鹏 海 鹰(195)
爱的奉献	柳旭东(214)
托起太阳的人	权 红(226)
鸽子·雄鹰	万忆萱 张书春(241)
主人翁的雄姿	甄树哲(252)
弧光	马增奇(267)
溪河硬汉	钱曙林(283)
当代包公	高振环(301)
爱的升华	蒋 泓(320)
垒砌的年华	郝 炜(334)

中国的罗伯特之生.....	丛毓滋(352)
北国，一颗奇特的仙人掌.....	高杰贤(370)
冲破雨夜的霞光.....	傅向东(382)
话筒中的世界.....	秦占国(398)
雪野上的最后风景.....	陈玉坤(411)
后记.....	徐果承(427)

深深的足迹

● 周克冰

也算引子

凡是守着油灯或者点着蜡烛熬过漫漫长夜的人，谁也不会忘记电灯亮了那一刹那的欣喜和激动吧？

电，神奇般地改变了世界。它把黑暗变成了光明，它把死寂变成了欢腾，它把跬步变成了飞越，它把繁重变成了轻松……

人类对于幸福实在是太容易上瘾了。电车、电灯、电话、电视、电扇、电冰箱、电饭煲、电炒勺……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于电气化的时候，人们也就越来越离不开电了。于是，偶而停电，便是皱眉，叹气，抱怨，甚至会引出一连串儿的咒骂来。

可是，尊敬的读者，恕我直问一句：在你咒骂的时候，在你抱怨的时候，在你皱眉的时候，或者，当你乘电车南来北往的时候，当你在机床上创造生产新纪录的时候，当你在电灯下写惊世佳作的时候，当你在迷人的音乐中翩翩起舞的时候，当你和你的全家陶醉在电视机前的时候，你曾经想到过电的输送吗？你想到

过为了保证电的畅通，在那千里，万里，万万千千里高压线下艰苦跋涉的巡线工吗？

若是没有，请你听听，听听吴允修的故事吧。吴允修——新中国的第一代巡线工，一个两次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，三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巡线工……

是故事都有背景，需要把镜

头倒推四十一年

1948年3月9日。吉林市解放了！

3月10日。以王化普为首的二十多位同志受吉林省政府的委派从延边来到吉林，接收吉林电业，成立了吉林电业局。

日本鬼子的奴役结束了！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结束了！翻身得解放的电业工人个个欣喜若狂。一支以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形式组成的抢修队伍连夜组织了起来，着手抢修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两度破坏的东北电网。有些工人则随军挺进架杆拉线。当时，响彻在每个电业工人心头的口号是：解放军解放哪里，我们就把电送到哪里！

“解放的头两年我就到电业了。解放时我正在送电班，我们送电班负责特高压线路运行检修。打长春时，王化普局长让我跟着上长春。后来打抚顺，我又跟着去抚顺。那可真是脑袋别在裤要沿子上干！我们架线的时候，敌人的飞机就在脑袋顶上转转。从抚顺回来，宋光祺书记找我，动员我干专责巡线。说心里话，那活谁愿意干呐？在电业呆了两年，啥我不知道？两条腿，三条线，一年到头跟着转。自个儿遭罪还不说，连家都扔了！干巡线下来时没人愿意要，哪也用不上。再说，小鬼子留下的那几条破线路，毛病特别多，一出事儿，就是巡线的责任。干巡线就得当潜水缸，人家说啥都得听着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干了呢？”轻轻地将上一军，恐怕比正面启发更能打开他的内心世界。果然。

“架不住劝呗。宋书记给我讲解放军在战场上舍生忘死，给我讲建设新中国啥活都得有人干，他还给我讲兄弟局和我们局因为巡线不好出事故造成的重大损失。他一说这些我就受不了啦！他讲的我不但听着过，看着过，有的还亲身经着过呢！就在解放的前一年，我登杆差点摔死。那回是我们两个人登杆拆绑线。谁知道那杆根都烂了，没打帮根，巡线的也没做个标记。拉线也松了。何国良在杆顶上，我稍下一点儿。绑线儿刚刚拆开，杆不知怎么就倒了。当时不知道害怕，忽悠一下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该着我俩命大。杆上的横担正好竖着插到地上了。我系着腰绳，死着脚扣，没甩出去，身子着地的地方又正好是个洼兜儿。这么着拣条命。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！”

短暂的沉默之后，吴允修的调子突然低沉了：

“再说，我也想了，吃水别忘打井人。若不是解放了，我还不是照样得受小鬼子的气啊！说不定还得去拉车，卖茶水呢！你不知道，我那些年遭的那些罪啊！我们家是河北献县的。我从小就跟我爹种地。虚岁17那年，家里实在吃不上饭了，跑到吉林来。刚开始拉人力车。那时哪有现在的马路啊？隆冬数九的，我把自己的棉袄给乘客压脚，自个儿拉起车狠命地跑，就想讨人家高兴，拉到地方给俩钱儿。有一回一个穿狐狸皮大氅的大胖子坐车，我紧跑慢跑，从临江门大西拉到现在的火车站，他下车就走，我上去要钱，他两眼一瞪，张嘴就骂，‘臭拉车的！你瞎了眼，下回一块儿给！’那回我连累带气，吐了好几口血，回去大病了一场。后来上铁路出劳工，吃狗食，干牛马活，穿不上衣服，就围着麻袋片儿。我亲眼看见多少人死在万人坑。我几次死里逃生，落到江北电气化学工厂，最后还是因为受不了日本人的气，和小鬼子动手打了起来，跑回家沿街卖茶水……”

“做人不能欺心呀！答应干了，我就得干好。”

老人都愿意回顾往事吧？第二天见到吴允修的时候，已经用不着启发诱导了。他完完全全地进入了他当年的角色。

“巡线是个良心活。一个人一条线，定期巡一遍。你少走一段谁知道？后来两个人巡。就是两个人，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？”

说到这，吴允修突然压低了声音，“有一回他们几个不去巡线，猫到仓库里看小牌儿。让我从外头把门锁上。你可别记啊！”我们相视一笑，然后继续听他的故事。

“就是上线了，怎么走也有说道儿。顺着大道走，当然好走了，可没办法巡线。要想看清线，就得顺着线走，那可就遭了罪了，别说道啊，连道眼儿都没有。

要说看，就更有说道儿了。离大老远的，看看杆儿倒没倒，线儿断没断，长个眼睛都能看。一个塔，成百上千个部件，走到跟前细点看一遍，没点儿耐心烦儿行吗？”

他的话叫我引起了好多联想。很多工作都是这种所谓的良心活儿，多干不一定看得出多，少干不一定看得出少。干或不干，多干或者少干，就全凭自己的良心了。采访中，好几个老师傅对我说，老吴那个人对工作真是没说的，没一个不服的。不论是三九还是三伏，不论是节日还是假日，不论他家里有多大的难处，他是到日子就走。一辈子也没错过一个班儿。我把这话转述给他。吴允修很自豪地补充：“我就敢说，参加工作三十多年，我连一次到没迟到过。”

“还腆脸说呢！”正前来送水的吴允修老伴插嘴了，“跟你算倒了霉了！”说着，把话头儿递给了我。“我跟他过了一辈子，家里就象没他这个人。一走就是七八天。回来呆半天，给他掌鞋补裤子，起来又走。生了8个孩子，你问他亲过哪个？抱过哪个？他买过一斤盐，还是摘过一把菜？生完孩子，我自己下地做饭吃。他侍候过一口吗？孩子病了，我背着上医院，他送过一回吗？”

对老伴机关枪式的数落，吴允修只是宽厚地笑笑，然后还讲他的巡线。

“那时候干巡线真是苦。巡线巡线，线怎么架，你就得怎么巡。你看着了吧？哪条高压线不是翻山越岭的？那山高，因为你走就变低呀？那沟深，因为你去就变平啊？有的山坡太陡，脚蹬手爬，几次才能上去。大冬天的，北风一吹，心里都透凉。因为你凉它就不吹啊？夏天日头毒。穿松林子，钻苞米地，又闷又热，浑身象水洗的，遇上大雨，就当落汤鸡，下雨还非赶在有人家时给收下呀？冬天冷，夏天热，春秋两季更难过。早晚上冻，中午又开化。连鞋带半截裤子，一冻一化一冻。晚上你上哪烤啊？上哪儿去换呐？第二天那么穿着走吧！”

那时候学苏联，有夜巡。一个月一次。白天都那么难走，黑灯瞎火地就更可想而知了。过那些乱尸岗子，到处都是沤烂的棺材。好几回踩进去，头发茬子直竖，心都哆嗦。有一回没把我吓死。我和郑彬一块夜巡。我在前边走，他在后边跟。猎枪在他手里。我光注意看线了，他去解手我也不知道。走着走着，从松林子蹿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也看不清是狗还是狼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，一下子就扑到我身上了。我连忙一闪，同时大叫，‘快放枪啊！’自己听着都差声了。枪一响，把那个东西震跑了。事后老郑告诉我，他裤子都没系上就放了一枪。”

“我巡线从来不敢离线走。那不是胡弄人吗！1953年那年，雨多水大，长吉北线有很长一段路，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。一下大雨，沟也满了，壕也平了，根本分不清哪是坎、哪是坑。线北有铁道，线南有公路，绕都能绕过去，但离线都远，有缺陷根本看不清。我到当地借了一条绳子，一头拴在我腰上，一头给和我一块巡线的吴德库，我拄着棍子在前边试着走，让他在后边跟，我告诉他，我掉进去你就拽，要觉能把你带下去，你就快松手……”

说起蹿水，有一回我差点淹死，记不清是哪年，反正是夏天，松索线出事故，紧急巡线。人手不够，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去

了。两个人一段，我是和谁一组也想不起来了，好像是刘兴义。巡到口前，按分工，我们俩还剩一个塔。可这个塔在河那沿。绕过去，好几十里。不巡吧，我不放心。平常差一步我都走到，何况是紧急巡线呢。没事怎么都好，有事就是大事，可马虎不得。我决定蹿过去，那水流又大又急。他说他下，我是模范，能让他下吗？我抢着下去了，开始一步一步试，后来半步半步走。水齐腰时，腿就发麻。水到胸口，喘不上来气，眼看过不去了，我刚想转身，一股水浪就把我卷倒了。一连呛了好几口水，开始我还知道扑腾，后来就迷糊了。你说我命大不大？河水把我冲到那沿去了！后来想想，我扑腾时可能是往那沿扑腾的……”

尽职尽责，同样四个字，有人是滑溜溜地 说，有人是用汗水、用心血在写

第三次见面的时候，吴允修翻出来一个小本子。1955年的《技术日记》笔记本的四角已经磨秃了。本子也有水浸的痕迹。很多字都模糊了。头几页用表格的形式登记着他负责的线路的名称、长度、电压、杆塔数、类型、导线地线规格、导线连接形式等等。就连每条线路在哪经过桥梁、河流、水田、旱田，在哪有交叉跨越物也记得清清楚楚。后边则是巡线发现缺陷的记录以及自己的体会。

“今天，我给你讲讲巡线吧。”吴允修说。

“刚开始巡线时，没有望远镜，就用眼睛看，杆塔那么高，零件又那么多，有的又那么小，人的眼睛又不是鹰眼睛，能看那么清啊？这回影影绰绰，下回马马虎虎。中间再赶上个阴雨天，更看不清。一晃儿就是两三个月，还有个不出事啊？解放时接收的那几条线路都是小鬼子那时候干的。老人都知道，有的铁塔在地下就打一米多深的基础，地线没接上的有的是。再加上打几年仗

导线打断的也不少。那么多的隐患，不细点看还行啊？我怕出事，不但不敢离线走，看时也特别小心。发现可疑之处，就非把它弄清楚不可。这边看不清，我就掉过去看。顺着太阳看不清，我就背着太阳光看。在地下看不清，我就上杆去看。夜里看不清，白天我还去看。后来发了望远镜。别人都装在盒子里背着，有时候拿出来看看还嫌费事。我是一出门就打开，一路都在脖子上挎着，总用它看。有时爬山爬得喘粗气，累得腿直突突，望远镜把不稳。我就倚个什么东西，或者躺到地上，把望远镜拿稳了，就看清了。既然发了望远镜，为什么不用它好好看看呢？漏了缺陷，出了事，自个儿有责任不说，国家的损失就说不上了。”

吴允修戴上老花镜，翻开了巡线记录本，又说：“这个世界上干啥事也都有个道道儿。你也巡线，我也巡线。为什么我发现不了，你却能发现？我一边干一边琢磨。这不，写了好几条呢，挺管用。你看费劲，我还是给你说吧，说快。”

“普遍巡视，重点检查。一条线一百多里。哪个塔都上千个部件。一眼看不到也不行。都盯盯地看也不行。我看是都看，但心里有重点。重点部位最容易出事故，每次我都用望远镜细看看。那个小本上可能记着，这不，在这，53年2月5日，我在长吉北线发现403号杆右侧第三个悬垂上没有销子针，那回巡线我把重点放到销子上，一共查出“半拉”的13个，生锈的20多个，32个是用铝线代替的，两处没有销子针。你说多吓人吧？”

吴允修说话有做手势的习惯，或许他是怕我这个外行听不懂吧，还常常模拟出他巡线的许多姿势。七十多岁的老人了，说到仰卧用望远镜，就真的顺势躺在长沙发上，用手做出望远镜的形状去看，叫人感到又形象又活泼。这不，他又走到地中间，来回别了一个“S”形……

“这叫蛇形巡线法，是送电工区赵忠山技术员给起的名。只要地形地势允许，我总是从线的这边慢慢地巡到那边，然后再过

到这边，走的路线弯弯曲曲，象蛇似的。这么走费劲，多走道，可是能不断变角度，三条线的各个侧面都能看清楚。我这么走，多发现了不少缺陷呢！”

“我再给你说说回头看。可有意思了，好像是1954年，我在长吉北线巡线。过了一个杆子，我去大便。起来时有意无意地看看线，嗯？过来的两个杆子中间左边那条线上好象有个倒钎刺儿。有刺儿，恐怕就是断线。我转身就往回走，用望远镜左看右看，越看越是断线。后来一查，竟然是枪打的，铜线断了一股。但还有外皮包着。来时因为是顺向，看不清。回头看看，就补上了。从那以后，在两个杆塔之间，我就是根据距离长短站上几站，用眼睛复查一下，这就是后来总结出的那句话，‘杆塔中间站几站’。”

吴允修把他的巡线记录翻到另外一页，指给我，“你看这叫击打听声。别人光用眼睛看，我还会用耳朵听。可管用呢？”我接过小本子，那上边密密麻麻地写着“打击打听声”的要领。

这一段文字的后面，记录着他和李宝廷等人靠听声发现了一些缺陷的经过。看着这些最原始的记录，看着他画的一个又一个分析事故教训的圈儿，我突然想起了高级工程师葛荣的话。葛荣是吴允修当年的工友之一（吴允修当年的工友健在的没几个了）。曾任过送电工区主任。他告诉我：“老吴头对工作的认真劲儿你到那也找不着第二个。当年为了考核和整理吴允修巡线的先进事迹，我去和他一道巡线，暗中观察考核。一条线巡下来，我服服在地。他一步不带少走的，一眼不带少看的。我这个去考核的心里都烦了，他还在那一个劲儿地看呢。说实话，老吴头恐怕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那次是去考察他呢！”

叫人乐不起来的“乐子”，

却叫人感慨

第四次见到吴允修，他说给我讲些“乐子”。“乐子”，这

是一个近于死亡了的方言。幸好我懂，就是叫人发笑的事。

第一个“乐子”：我瞎你也瞎。

“我不是和你说过，有的人巡线偷懒吗？后来工区想了个法儿，挂牌儿。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抽查牌儿，在你该去巡线之前，偷偷地挂到你的线路上，你发现了拿回来，证明你巡了。拿不回来则要受罚。有一回下大雪，领导给两个伙计挂上了，可他俩谁也没发现。回来后领导批评他们，他俩互相埋怨起来，一句顶一句。他说他，你瞎呀？另一个说，我瞎你也瞎呀？你说有意思没意思？他俩这一吵不要紧，提醒了我。两个人巡线，有个伴儿不闷得慌，也安全。但多一张嘴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一唠嗑就不注意了。线路上你 以为我看了，我以为你看了，其实两人谁也没看。怎么办呢？我和李绍廷出去，我说咱俩明确分工，密切合作，这次我拿望远镜看上边，你看下边，以杆塔上的号码为界。下次再换过来，这样就责任明确，谁也不能大意了，后来我又想出个交换巡线，缺陷对照法。就是这一段你从线左边走，我从右边走。下一段掉过来。两人各自把缺陷记下来，见面时互相对照。这样既调整了眼力，又互相补了漏儿。我这个招儿挺好使，从来没出过事。就说那个抽查牌儿吧，领导先后在我的线路上挂了10多回，一回没落都给他拿回来了。

第二个“乐子”：捅鸟巢。

“风、雷、雨、鸟，是输电线路的四大致命性祸害。1953年5月。我在九站西山巡线。发现153号杆支持拉板上有个大鸟巢。那天下着小雨。电线刺刺冒火。杆子也冒烟。我一看就着急了，你不知道，那很容易造成大事故。我三下五除二就上了杆，连腰绳都没系，拿棍子一捅，轰地一声雷，我眼前一亮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这个人就是命不该绝。醒过来时我发现左胳膊还死死地搂着线杆呢。当时脚扣扣着，那要是大头朝下来个倒挂，控也控死我了。回到局里，听说造成跳闸两分钟。有人说，老吴啊，你这一杆子把大伙的钱串子捅掉了。钱串子就是安全奖励

金。这话说得我灰溜溜的。可我不后悔，反而把狠劲儿都放到鸟身上了，白天黑天琢磨怎么治它。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小孩放风车，心忽拉一下亮了。把这个风一吹就能吹响的东西钉到线杆上，鸟还敢来做巢？我拣些破铁片子，做了些风车，插一个钉一个。果真就好使。工区陈主任知道了，介绍到全局推广。东北局知道了，通报表扬吉林局。后来我又和大伙一起做出了十多种惊鸟物，基本上把鸟害杜绝了。这事还上了报纸好顿表扬哩！”

写下吴允修讲的第三个“乐子”之前，需要加一个注释。1949年，吉林市年用电量只有4723万千瓦小时，其中工业用电占72.48%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工业用电猛增，占96.68%，其中江北的化工区用电中央明令必保，成了吉林电业局日夜担心的大事，急需一员独挡一面的大将。组织上选派了吴允修。

“我开了张介绍信，进了化工区，到工厂，进车间。这个硫，那个酸，什么都不懂。就知道冒那个黄烟了不得。崭新的瓷瓶换上不长时间，就变色。一变色就开始放电。下雨下雪下雾，你去看吧，叭！叭！叭！一条火龙。叭！叭！叭！又一条火龙。江北一次变色每年差不多用一半的精力去清扫瓷瓶。我问三大化，你们那个黄烟不放行不行？你猜人家说啥？人家问我，你光吃饭不拉屎行不行？我让人家问住啦！怎么办？自个儿琢磨吧。我往塔上挂了些新瓷瓶，记下日子。看看脏污得差不多了，拿回来求人帮我试验，找放电的极限。知道了瓷瓶能挺多长时间，我又琢磨清洗。我用肥皂洗，用抹布蹭，好几个钟头也擦不出一个，后来放盆里用酸咬，头两次还行，后来就不灵了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啥。有一回我在厕所洗手池里干，才明白，原来是盆里的酸被中和了，没劲了！没文化，就是不行啊！”

吴允修讲的是“乐子”，我怎么也乐不起来。他说的这个瓷瓶脏污问题是电业战线一大难题。一直到七十年代，采取涂地蜡加凡士林油的方法，才使更换周期延长为四年。直到83年，有关同志才撰写出关于瓷瓶劣化的分析报告。那时，吴允修已经离